

这个国家

会好吗

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

ANATION IN QUESTION
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China An Economic Perspective

李晓鹏◎著

市场是万能的吗
中国人真的没有信仰吗
中国崛起背后的深层动力来自何处
在这个似乎做什么都不对的时代，我们到底做过什么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



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这个国家 会好吗

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

ANATION IN QUESTION

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China An Economic Perspective

李晓鹏◎著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CHINA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个国家会好吗：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/李晓鹏著.
北京：中国发展出版社，2012.9
ISBN 978 - 7 - 80234 - 808 - 0

I. 这… II. 李… III. 中国经济—经济分析 IV. F12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59391

书 名：这个国家会好吗：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

著作责任者：李晓鹏

出版发行：中国发展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)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 - 7 - 80234 - 808 - 0

经 销 者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20 × 960mm 1/16

印 张：23.25

字 数：430 千字

版 次：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49.80 元

咨询电话：(010) 68990646 68990692

购书热线：(010) 68990682 68990686

网 址：<http://www.developress.com.cn>

电子邮件：cheerfulreading@sina.com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社图书若有缺页、倒页，请向发行部调换

这个国家会好吗？这个疑问困扰了中国人一个多世纪，至今亦如此。

1840年，大英帝国的火炮击穿了天朝的国门，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再次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。然而这在她沧桑的历史中并非罕见——五胡乱华、蒙古南下、清军入关，但每次“异族”入侵的阵痛后，她总会回归所谓的正统——“夷狄入中国，则中国之”，无论谁试图统治这片土地上的人民，都必须改变自己。可是，这次的情况真的有些不一样。西方同样有着沉淀千年的文明，面对坚船利炮，我们似乎要面临曾经“夷狄”的命运。

于是，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中，无数的中国人竭尽全力与这样的命运抗争着。他们一面试图改良自己的制度，一面努力学习西方的知识。从洋务派到维新派，从国民党到共产党；从“师夷长技以自强”到“戊戌变法”，从“三民主义”到“共产主义”。无数尝试改变现状的中国人背后，是无数的思想在激烈地碰撞。这其中，既有纵横捭阖的政治家，也有兢兢业业的企业家；既有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军人，也有课堂里传道授业的学者。正是这些“中国的脊梁”使我们的文明存续至今。即使遭遇了连年的战乱，即使经历了狂热的信仰，如今，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。

说到这里，有的人可能并不认同：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信仰，一切向钱

看，社会道德沦丧，政府官员腐败，住房、医疗、教育、养老……若干座大山压在民众身上，你还谈什么中华文明、中国崛起？我们并不否认现实的中国存在众多问题，有些问题甚至还很严重，但我们应该从大历史的纵深来看待这一切。每个人都注定是时代的牺牲品，同时也获益于自己的时代。我们在研究自己到底做错了哪些事情的同时，也有必要了解自己到底做对了什么。当我们放弃单纯的情绪宣泄，客观冷静地分析现实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负责任地回答这个世纪之问：这个国家会好吗？

2008 年之前热得发烫的证券市场和 2008 年之后寒气袭人的经济危机一个同样的作用——让经济学家们站在了风口浪尖。这是他们的幸运，却也是他们的悲剧。幸运的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传播自己的观点和理论，而悲剧在于，他们在大众的掌声中迷失了，他们高估了经济学的作用，注定会走进死胡同。经济学不是万能的，那些试图用经济学原理解释万事万物的努力都是徒劳的。任何学科都不应该被原教旨化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是理论服务于生活，而不是生活服从理论。晓鹏正是这样一个清醒的思考者，他可以熟练运用各种经济学理论，但决不追随狂热信仰。他立足于现实，像他笔下那些“实干派”的中国人一样，力图改变这个国家，希望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相信我们还有很多同路者，我们并不孤单。

也许微乎其微，但我们正在改变世界。

第一篇 盛世危言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崛起 / 1

- 第 1 章 从马克思谈起（代序） / 2
- 第 2 章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/ 7
- 第 3 章 现代金融资本的破坏性要素如何参与分配 / 20
- 第 4 章 为何这一次经济危机与众不同 / 34
- 第 5 章 破坏力的会师：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合流 / 42
- 第 6 章 经济政策的回顾：里根总统给美国“开挂” / 52
- 第 7 章 反思经济危机的四个层次 / 59
- 第 8 章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崛起的警示 / 66

第二篇 孔孟之道：中国崛起的文化背景 / 69

- 第 9 章 来自家庭的信仰：中国文化中的现世主义传统 / 72
- 第 10 章 大道不绝，天佑中华：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/ 90

第三篇 庖丁解牛：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/ 103

- 第 11 章 微观基础：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 / 106
- 第 12 章 宏观基础：总量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变化 / 143
- 第 13 章 政策工具：对罗斯福新政的再反思 / 172

第四篇 政商博弈：中国经济奇迹中的政府与市场 / 195

第14章 并不完美的市场：企业家精神的四方向演变假说 / 196

第15章 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四方向假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/ 224

第16章 “带纱窗”的改革开放：政治力量与国际资本的博弈 / 245

第五篇 红色中国：中国崛起的制度分析 / 261

第17章 土地诸侯：作为空间经济资源经营者的地方政府 / 262

第18章 GDP 的战争：城市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机制与
中国的特殊优势 / 280

第19章 一党执政：中国特色的职业政治家制度 / 2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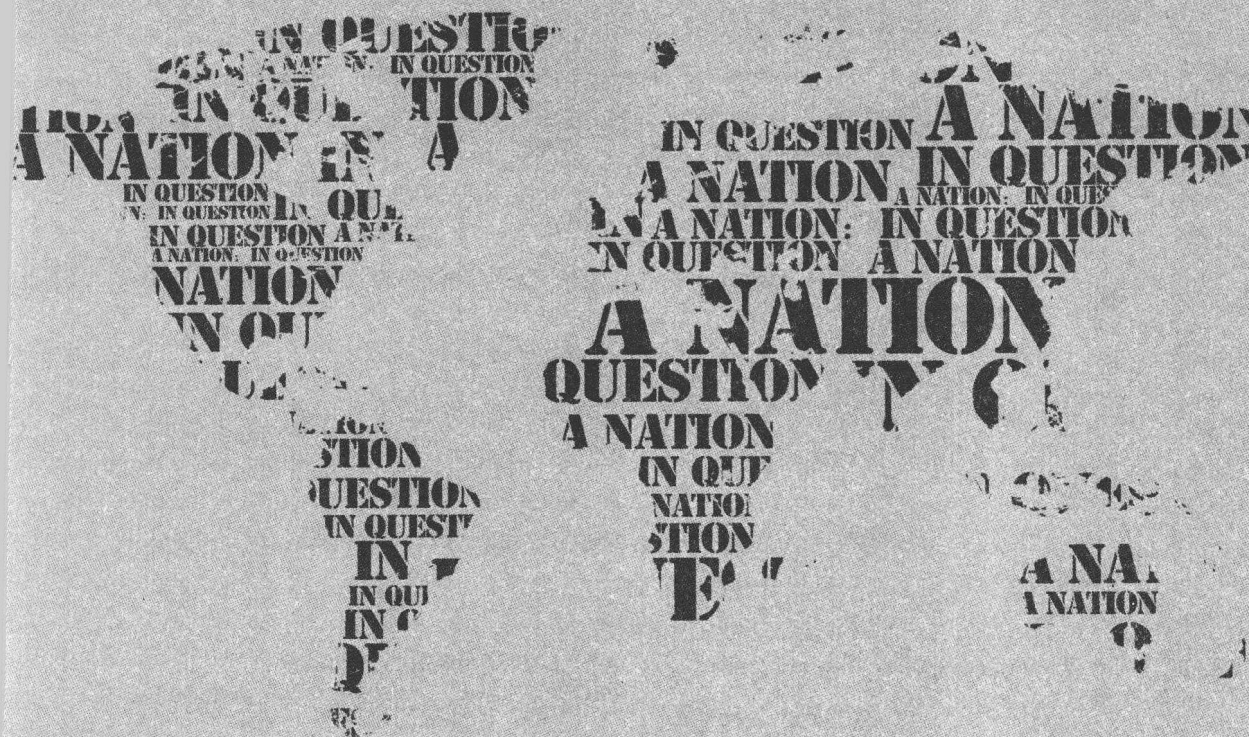
第20章 制度演进：不确定性与结果导向原则 / 306

第六篇 改革前景：这个国家会好吗 / 327

第21章 中央政府层面的改革建议 / 329

第22章 地方政府层面的改革建议 / 349

后 记 / 361



第一篇

盛世危言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崛起

第1章 从马克思谈起（代序）

过去十年，中国经济的表现相对于其他国家（包括西方发达国家）来说，值得骄傲。但有些方面，问题却很突出。有很多人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，甚至是愤怒。

2011年9月，我和一个老朋友坐在一起聊天。他说：“有一个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朋友，现在北京一家报社做编辑。找了个女朋友，准备结婚。但是买不起房子，女方的家里死活不同意。他为此很懊恼。”

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这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况，不值得大惊小怪了。

他又说：“现在这个社会，让很多很优秀而又踏实肯干的年轻人，对未来失去希望。这不是他们的错。但他们却搞不清楚为什么，因而把责任归结到自己头上，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。他们为自己不能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感到自责。这是在伤害一个民族的元气！”

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就很气愤。

我这位朋友很早就在北京安了家，几年前还在北京给父母买了一套房，并不为自己买不起房而愤怒。他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刚大学毕业就应该买房。关键是：这一代年轻人，正在对未来失去希望。他们已经感到：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正在变窄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。

这些年，先是房价上涨，消停一会儿，物价又开始上涨，物价放缓了，房价又开始上涨，一轮接着一轮，让人看不到尽头。埋头苦干的人，收入赶不上物价，更赶不上房价。相反，却有一小部分人，几乎不怎么努力，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。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已被颠覆。

这种情况的成因，后文会细说。但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的：中国经济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的同时，整个社会却普遍积累了巨大的怨气，有很多人对自已的生存状况很不满意，年青一代逐渐对未来失去希望。勤劳致富、付出总有回报的理念正在被淹没；投机取巧、追求一夜暴富的心态正在逐步占据主流。

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显而易见——分配不公。

反对分配不公，主张分配公平，不是搞平均主义，而是说：在个人天赋、学历、经验差不多的情况下，一个人如果付出与别人相等的智力或体力上的辛劳，就应该获得差不多的回报。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不劳动者不得。

如果社会现实和这条原则偏差太大，就叫分配不公。这条原则反应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信念，是比一般的法学原理或经济理论更高一级的社会基本原则，属于“自然法”。只能用它来检验理论和社会制度，而不能相反：用一种理论和制度来检验它。除非这个理论直接反映了比“分配公平”更高一级的道德法则，比如人类生命、尊严的平等，以及一些家庭伦理等。就像不能因为一个地方政府的立法而推翻某条宪法条文一样。一个专家学者不能说：市场机制或者别的什么制度，已经被论证为最完美、最公平的制度了，所以，只要是从这个机制里面出来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，普通人无权质疑。

对于这套说辞，我们可以回应说：“无论何种所谓‘完美’的制度，只要在实践中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，它就必须加以改革。”

在经济理论上追根溯源，谈到经济增长，大家会想到亚当·斯密；而谈到分配公平，则往往会想到卡尔·马克思。

对马克思，小的时候我很崇拜。因为平时宣传的、课堂上讲的、书上写的，都是他的理论，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，非常系统深刻，不服不行。所以对他用辩证唯物主义推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很相信。

长大以后，到了大学里面，突然发现老师们说的、书上写的全部换了一套新的说辞，都在说马克思的错。仔细想一下，里面确实问题很多。比如劳动价值论。商品里面融入了多少人类劳动就应该值多少钱吗？这个跟现实差距太大。一块木板，如果一个人费尽力气把它锯成锯末，它的价值、使用价值、市场价格必然同步下降。所以，还是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更好一些：供需关系决定价格。一件商品值多少钱，主要还是它能为消费者提供多少效用，生产成本只是一个技术制约。

价值论敌不过效用论，这是经济学发展几百年后得到的一个共识。

徐友渔在一篇文章里面总结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起来以后，怎样保证政府领导人不会腐化变质、搞独裁专制，背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初衷？第二，把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消灭以后，不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分配，怎样保证大家还有动力努力工作而不是偷懒？他说，人类 20 世纪的实践证明，这两个问题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运动。

这个批评，是很深刻的。

看了这些东西以后，我很快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变得厌恶起来。

但是，有一天，我去上一位研究世界经济史的老师的课，她也跟我们谈起了马克思主义。她说：“英国圈地运动时期，农民的生活确实很悲惨。耕种了多少代人的土地，地主说把你赶走就赶走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赶走以后进入城市流浪，还要遭到酷刑。在工厂里面工作，条件确实很恶劣。很多童工啊，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，相当多的人染上重病，很年轻就死掉了。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很恶劣，没有任何劳动保障，连饭都吃不饱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卫生消防措施都很差。中国现在什么血汗工厂，跟那个时候简直没法比。当时的那种状况，真的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。所以我们看马克思，要是专门看他的观点，确实不理解。不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工人嘛，工资低一点，你好好说嘛，干吗非要喊打喊杀的？还要搞暴力革命，血流成河，才能建立理想社会。真是太极端了。但你要看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实际状况。工人阶级、底层人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。工人搞暴动，并不是受了马克思的鼓动。英国纺织工人的‘卢德运动’，就是砸机器。这并没有什么理论指导。工人看到一采用新机器，自己就要失去工作，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，老婆孩子都要饿死。他们想不通这是为什么，就是觉得太不公平了，所以怪罪到机器身上。”

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。从此以后，我才开始认真地读《资本论》。

《资本论》这本书很厚，其中可能有2/3的篇幅是在引用各种调查报告，说工人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悲惨，从圈地运动开始直到马克思生活年代的各种调查报告。基本都是第一手资料，可信度很高。后来的研究者很不重视这个部分。有些高校出版社出版《资本论选读》时，就把这些事实材料系统地删掉，光剩下理论分析。可能是有些编辑觉得：这些材料都过时了。而且，马克思引用得也太多了，看起来有点啰嗦。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，主要是学习他的理论框架嘛，这才是精华。然后用这个理论来分析现在的问题，就可以了。

但看完《资本论》以后，我觉得这样做，就是把马克思思想中最精华、最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给删掉了。而保留下来的，却是一些有很大缺陷的、过时的抽象理论。这是在舍本逐末。

马克思自己说过两句话，一句是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（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）”；另一句是“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（《马克思致燕妮·龙格，1881年4月11日》）”。

这两句话反映了马克思为人做事的基本态度。

马克思是理论家，却坚决反对空谈、提倡实干。他做理论研究（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）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改变自己所看到的现实世界，而不是让自己的理

论永垂不朽。

“这个社会太不公平。占社会大多数的底层人民，一年到头辛苦工作、不得休息，却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，眼睁睁看着爱人、孩子、父母和他们自己死于贫困、饥饿和因工作居住环境的卫生状况而导致的疾病。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产不出足够的物质财富来分给大家。有极少部分人，不需要怎么辛苦就可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，也不肯多分一点点给贫苦人民。这种社会，必须要加以改变。既然和平的改变没有希望，底层人民就有权利用暴力的方式来改变。”我想，这才代表了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深层次想法。

他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改变现实世界。如果世界的真实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，他的理论就需要修改，一些具体的结论就会过时，或者说看起来是错误的。

因此，如果我们把《资本论》里面反映现实的内容删掉，只留下理论分析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会变得很空洞，脱离实际，有些地方甚至很荒谬。

“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，唯生命之树常青。”这是歌德的话，马克思也曾引用过。那么，用这句话来检验马克思自己的理论，他会表示赞成吗？

我想是的。

时至今日，人类社会和经济学又发展了一百多年。要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一些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地方，并不难。这些理论是灰色的，但生命之树常青。

现存于世上的人们，依然在生活，要为自己家人的幸福而辛苦奔波。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，应该得到公正的回报。如果这种公正得不到实现，有良知的人们，就会感到愤怒，就会为此而奔走呼告，要求改变。

所以，我终于还是理解了、赞同了马克思。

就像那位讲世界经济史的老师所说的：“如果你生活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，看到那种悲惨的现实，很可能你也会跟他一样，呼吁底层人民拿起武器，跟资本家对着干。”

郎咸平教授与人合作，出版了一本讨论马克思思想的书。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拜读，无法评价。但在为此书做宣传的演讲中，郎教授说，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，早就在马克思的预言范围之内，所以马克思很伟大。

我想，马克思恐怕很难同意用“预言是否准确”来衡量自己理论对错与否。马克思对自己理论的要求是“改变世界”，而不是做空谈家和预言家。

实事求是地讲，马克思的很多预言落空了，没有变成现实。对此，马克·斯考森在《现代经济学的历程》一书里面，一条一条地做了梳理，说马克思的哪些预

测没有实现。这里不一一列举，总之就是很多。

但是，马克思的这些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，是因为预言成真的前提条件已经被他改变了。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很快走向崩溃。这个预言失效了。因为他所极力反对的那种低级的资本主义制度，已经消亡了。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其基础上发生了巨大改变：针对富人的高额累计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普遍开征；工人的劳动权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；劳动条件改善了；童工被禁止了；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；失业保险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也建立了起来。今天世界各国的劳动者，获得了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可想象的权利保护。这种改变的原因很多。但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，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。他所反对的制度和那种制度下的当权者，因为害怕他的预言变成现实，被迫做出了改变。所以，马克思的预言失效了，但他的理论却是成功的，因为它已经改变了世界。

简单做一下总结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，其伟大之处，体现在两个地方。

第一，它是一种“真实世界的经济学”。它建立在对社会现实非常深刻而具体的了解的基础上，包括历史和现在的事实。其核心关注点始终是：事实是什么？应该怎么改进现实社会？而不是脱离现实去空谈理论。

第二，它是一种“有良心”的经济学。它为那个时代的底层人民呼吁，要求实现社会公正。它将人类的基本道德法则置于经济理论之上，而不是相反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难以真正驳倒的。他的劳动价值论、剩余价值论，在分析什么是价值、什么是剩余价值的时候，或有漏洞，有过时的地方。但这些缺陷难以动摇其根本：一个人付出了劳动，就应该得到公平的回报。如果现实是大部分人付出了劳动，却得不到公平的回报。那么，就应该想办法改变这个现实，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制度。

这应该成为我们分析一切经济现实的基本出发点。

第2章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

分配不公，是因为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。

“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”这个说法最先出现在吴思先生的《潜规则》一书里面。他讲得很详细，但主要是借古讽今，说的是古代的事儿。我举身边的例子来说明。

你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，拿到2000元工资。这是你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。你付出了劳动，创造了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。

用生产函数来说，就是 $y=f(L, K, G)$ 。这里的 y 是产品， L 是劳动力， K 是资本， G 是土地。 f 代表 L 和 K 和 G 的组合方式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：你的劳动力跟公司的资本结合起来，占用了一块土地，生产出来了一些产品。这些产品被你的公司卖出去了，赚到了钱，所以要按照你的贡献分一点给你。你拿的是 L 的部分，公司拿的是 K 的部分，房东或地主拿的是 G 的部分。这叫“生产性要素”参与分配。

但是，你拿着这2000元钱回家，路上遇到一个拦路抢劫的，把刀放在你脖子上，问你：“要钱还是要命？”你肯定还是要命，把钱给他了。这就叫“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”。

这个强盗掌握的不是 L 、 K 、 G 的生产要素，他也不负责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，而是掌握了破坏力：身强力壮、持刀、胆子大……这些东西加起来，就可以伤害你的生命。为了避免这种伤害，你得给他钱。于是他就参与分配了。

按照你生产出来的有用的产品来分配，贡献多少得多少，就是分配公平；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，破坏力最强的分得最多，这就是分配不公。

这几年治安环境还不错，你兜里的2000元钱被抢走的可能性不大。但是，你回到家里，发现小孩生病了，感冒发烧，赶紧送医院。医生给你一看，开了一副退烧药，10元钱。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，因为他提供了服务，这个服务可以改善你孩子的健康状况，这个服务是有正面效用的。然后他从中获得收益，这是分配公正。但如果医生一看，给你开了一大堆药，你也不认识，反正告诉你不吃这些药孩子就好不了。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，但他要了你200元钱。 $200 - 10 = 190$ 。

这 190 元钱，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。

强盗抢钱拿的是刀，医生抢钱拿的是什么？手术刀？不是，他不会把手术刀架在你脖子上。强盗凭的是体力，医生凭的是智力，简单来说就是医学知识。他知道你的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，但你不知道。用经济学术语来说，就叫医生和患者之间信息不对称。有了这个信息不对称，医生就可以把简单的病说得很严重，把只需要 10 元钱就能治好的病，给你开 200 元钱的药。

如果你真的得了重病，需要开刀。这个时候就真跟强盗把刀放在你脖子上一样，医生的手术刀就伸到你身上了。你是死是活，就掌握在这把刀上。

医生凭借高超的技术，手术成功，救了你一命。你付了 2000 元钱。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。但现实情况是，有个别地方，动手术需要额外给医生塞红包。比如手术本来该给 2000 元钱的，你还得再给 2000 元钱。这 2000 元钱，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。因为医生动手术的时候，如果手术不成功，你就挂掉了。但由于信息不对称，医生可以说：“这是正常现象，这个病确实没办法。”或者故意在你体内留点内伤，让你这辈子不得安生（注：这是极端情况）。患者家属不服，你能拿出证据来吗？很难，很难。

用吴思先生的话来说，这叫“低成本伤害权”。

如果一个人可以以很低的成本，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。那么你就该给他一笔钱，以避免这种伤害。医生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，可以用很低的成本，给患者造成很大的伤害。所以，他在分配中就可以居于有利地位，除了自己医疗服务应该拿的钱以外，还可以额外再要一笔钱。这笔额外再要的钱，就跟强盗抢钱的性质一样，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。

所以，有人说：“医院在抢钱。”这句话是有道理的，有的医院就是在抢钱。

不过医院抢钱的方式跟强盗抢钱比，要复杂一些。因为强盗抢钱是 100% 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，谁都看得出来。所以要严厉打击。但是医院赚的钱，有一部分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，是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的收费，是公平的；只有另一部分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。

由于有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这件外衣，医院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，就很难被清楚地区分。

我不是故意要攻击医生，只是举个例子。现实生活中的分配不公平，绝大多数都是有一部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，然后再附带一部分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造成的。二者糅合在一起，很难区分。

所以，大家经常从直觉出发，觉得有些人赚了不该赚的钱，但是说不清楚。而

赚了不该赚的钱的人，也振振有词地说：“这是市场经济、公平交易，我赚的是我自己努力拿到的。你们这是仇富！”

实际情况是，这种人确实是干了事儿的，赚了一些该赚的钱，不是赤裸裸地拿刀抢劫，但也会附带一些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。

吴思先生算过一笔账，明朝的崇祯皇帝一年的开支大约相当于1亿元，俄罗斯的普京总统第一家庭的收入大约是100万元。普京的100万元，（假设）是他作为国家元首向俄罗斯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正常收入，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。那么崇祯多出来的9900万元，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。因为他掌握了军队和专制权力，可以给人民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自己不必付出什么成本，所以，人民必须多拿钱给他，不然他真拿刀砍你。

房地产商确实努力修了房子，不仅不能让人家亏本销售，还应该让他赚钱。但有很多开发商利用囤积居奇、虚假广告、一房多卖来哄抬房价，在房屋质量等方面做文章。最后本来值5000元/平方米的，卖了1万元。这多出来的5000元钱，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。

房地产的问题很复杂，后面再说。总之，要实现分配公平，首先，就是要从理论上和制度上，把生产性要素与破坏性要素区分开来。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，大家就努力生产，从而推动经济增长；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，大家就努力破坏，从而阻碍经济增长。

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而我们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，也就从这里开始。

讲完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基本概念以后，开始用它来分析中国的现实，先提一道思考题供诸君讨论：

2008年，正值国际金融危机闹得最厉害的时候，沿海大量中小企业倒闭，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中央政府出台了新《劳动合同法》，大大加强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。

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，这是个很反常的政策：大家连工作都找不到了，还加强什么劳动权利保护？不是会加剧失业浪潮吗？不是对经济危机中的企业雪上加霜吗？

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一书中，全面肯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，但专门批评了这个新《劳动合同法》。

但是，一转眼四年过去了，中国安然度过经济危机，底层劳动者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，并没有出现失业率剧增、经济下滑的情况，这是为什么？

这个问题，还是要从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角度来看。

保守派经济学家不仅反对加强对劳动者权利保护，还反对最低工资制度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市场经济应该是人人平等的，老板和工人的权利应该完全一样，老板可以随时解雇工人，工人也可以随时“解雇”老板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值更多的钱，辞职之后换一家愿意给你更高工资的就行了。你要是找不到更高工资的岗位，低工资就是应该的，是市场竞争给你的劳动力开出的最合理的价格。

老板解雇你，是因为你没有为他提供符合他要求的劳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诸如最低工资、工会组织、高额的补偿金等，都没有道理，都会导致劳动力配置无效率，降低企业效率，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等。

这种思路，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不存在交易成本，完全由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思路的基础之上的。从这个思路出发，不要说在经济危机期间加强对劳动权利的保护，就算是在繁荣时期，也不应该这样做。

但是，如果把真实世界的交易成本考虑进来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关系，不仅有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，还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，这个时候，保守派经济学家的论调就站不住脚了。

劳动力市场存在交易成本。

工人“解雇”老板，会给老板造成伤害。因为他必须要花费成本重新招人，招来的人的性格、素质、工作经验都会和原来的不同，可能需要重新培训等。

同样，老板解雇工人，也会给工人造成伤害。解雇之后，工人重新找一份工作，需要时间、需要交通和通讯成本。

虽然双方都能通过自由选择来给对方造成伤害，但是，这种伤害的权力是不对等的。

老板一般比较富有，某一个工人辞职，对他来说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，这部分损失相对于他的财富来说，“边际效用”很小。他仅仅因为看某人不顺眼，就可以把他解雇了，无非就是再招一个而已。新来的人经验不足，每个月少赚一点，过几个月就会好起来的，这点小钱，无所谓。

对工人来说，他的收入比较低，每个月工资收入扣除基本生活开支以后剩不下多少。这种情况下被解雇，就可能马上面临生存危机——房租或者房子的月供交不起了，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老婆孩子怎么办？

所以，工人由于被解雇而带来的损失，对他来说“边际效用”极高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双方的伤害能力就不对等了：老板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对工人造成很大的伤害，而工人要想给老板造成损失，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。